

[美] 罗伯特·克·麦西 著

李金全 译

俄国末代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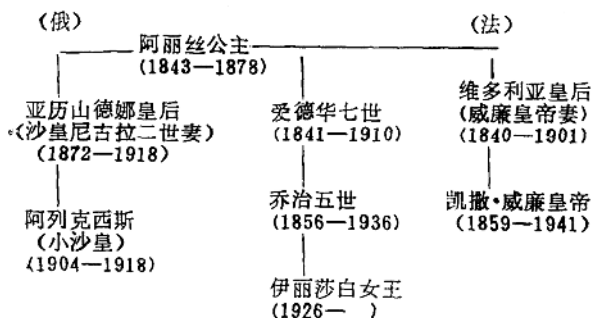


PDF
www.pdf

英、俄、德王室姻亲世系表

(英) 维多利亚女王

(1919—1901)



关于作者

——代译序

在世界的君王史中，俄国的彼得大帝、伊凡暴君以及尼古拉沙皇，都曾经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一直是俄国的权力中心。但是，毕竟强弩也有末，这部传记体小说所描写的就是这个“末”。它是野史，但正因为是野史，它才有可能囊括正史所无法记录下来的一些场景，把俄国这最后一位皇帝的一生都用随笔小说的形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要贵为人君的天之骄子。小时候，他同样有过童年；长大了，他同样有过朋友，有过爱情，也有过得意和失意，有过荣，有过辱。那种贵极人寰的特定地位，毫不例外地把他推向那极权统治的生涯中去。本书生动地记载了沙皇世家的生活，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会有俄国人民幡然觉悟，为什么会有列宁，为什么会有十月革命。

但这样一部写俄国君王的一生的书竟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慢说是个外国人，就是俄国的黎民百姓，甚至俄国的文臣武将，也决非人人都能拿起这支笔。那么，罗伯特·克·麦西这个美国人怎么就洋洋洒洒地写下来了呢？麦西的妻子苏姗娜介绍过一些有关她丈夫写这本书的情况。

麦西夫妇也有个孩子，名叫波比。波比七个月时也患了血友病。这对夫妇当时也只是一点肤浅的护理知识和起码的警

惕性，比方说，如果孩子划破了皮，不及时替他止住血的话，他就会血流不止，直到血流完，人死去。所以这对夫妇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这一类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得时刻留心有关防治这种病的任何消息，关心患了这种病的人的情况。麦西夫妇都是新闻工作者，男的在美国《新闻周刊》和《周末邮报》工作，女的在《时代》杂志社工作，他们都曾采访过一些医生和科学家，都写过几篇关于血友病的报导，其中，最出名的一个病例就是俄国沙皇的儿子阿列克西斯·罗曼诺夫的情况。它引起了麦西最大的兴趣，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血友病，更不是一般的血友病患者。阿列克西斯虽只是个娃娃，但他的病不仅直接影响到他的父王母后，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俄国历史的进程，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麦西尽最大的努力把凡是能弄到手的资料都积累起来。他发现：由于这个孩子的病，竟使整个世界所走的道路都发生了变化。这就在他的心地上撒下了要写这本书的种子。

一个美国人写俄国的事，行吗？行。

首先，自己的孩子也患有这种病。这一点他们是有体验的；

由于麦西在耶鲁和牛津两个大学都是学历史的，尽管他专攻的只是肯塔基人的历史，但他获得了“罗德学士”的学位，也就是说，是个通晓历史的学者，所以，要他深入研究一下沙皇时代的历史，剖析当时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那是驾轻就熟，可说是得其所哉。

那么，苏姗娜的情况呢？

她出生于瑞士。她的母亲在1913年至1918年正好住在俄国，有不少俄国朋友。苏姗娜跟着母亲不仅学会了别的几种

外语，还精通了俄语，对俄国也有较多的了解。这一点对他们夫妇俩写俄国的故事，无疑是锦上添花，提供了不少方便。因为他们听到过不少关于沙皇尼古拉的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一般人所不可能知道的。当这颗种子萌动时，他俩便真的动起手来了。

为了写这部小说，他们花了头五年时间查阅资料，作笔记。苏姗娜说：“我丈夫一共看了两百本书，还在钢琴上学会了不少俄国曲子。”他们抄呀，读呀，读呀，抄呀，光是剪报资料和卡片就日积月累到两尺多高那么厚一叠子了。接着，他们又到苏联去亲自核对这些资料，参观当时的具体环境，把一片片的戏剧素材拼成一场场、一幕幕的舞台实景；把这种那种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成专卷、专架。一时间，他们家竟酿成了资料灾，间间房都堆着资料，不仅客人来了没个坐处，就连自己一家人吃饭，也没个摆桌子的地方。

在写作过程中，有时为了一个章节，一连修改达四次之多，一直改到他俩认为与史实没有什么出入方罢。这样，他们一共花了13年时间，这部只有十多万字的小说，才得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当小说在美国一问世，很快就进入畅销书的行列。美国《读者文摘》随即将它收入了《畅销书选辑》。这里面没有打斗纠葛，没有色情刺激，也没有推理破案之类的情节，它只是一个君王的生活记载。可这正是广大读者十分希望了解的一个特殊天地，所以无论多少次再版重印，书的销路始终是一畅到底。

当然，作者是位美国学者，不是对沙皇山呼万岁的俄国百姓，更不是对十月革命极表欢迎的苏联公民，即使他们遵循着“有正史可据，有资料可查”的原则，作者也是无法不

把自己摆进去的，所以，这里或那里，还是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倾向与立场。他们不是把沙皇之死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把一种不合理的制度被淘汰，把一个暴君的政权推翻，看作是顺应潮流，看作是历史车轮的前进，而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在一隅轻弹酸辛泪，但闻太息声。

从暴君伊凡到彼得大帝，一直到这最后的一位沙皇，俄国皇帝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算得是“主要演员”名单上的人物了。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从来就是如此：千秋皇业，威武浩荡，曾几何时，如同粪土。这本书告诉读者：从尼古拉二世的青少年时代起，他怎样长大成人，怎样世袭皇位，怎样君临百姓，怎样治理国家，最后又怎样从万丈高台上滚落到地狱门口。作为一国之主，他也是凡人，有凡人的欢乐与忧伤，有凡人的满足与遗憾。他是皇帝，要日理万机，计虑国是；他是丈夫，又要生儿育女，料理家庭。但正因为他是国君，他在尘世间的升降浮现便不只是他一人的升降浮现了。他的一生和整个沙皇专制制度早已划上了全等号。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也就不只是一些个人的故事了。它提供的正是一部活的沙皇制度史。在统治者看来是千秋万代的丰功伟业，都终于免不了在巨大革命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落得毁于一旦的下场。

我们读政治读物和历史教科书固然可以了解俄国沙皇制度的盛与衰，但是读这部小说，能使我们所获得的了解更加形象、生动，所以认识得也就会更加深刻。

尽管作者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与偏见，字里行间也多少流露出一种对沙皇的崇敬与同情，但是，作者基本上还是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我想，我们也只能这样来要求一个外国人所写的东西了。

中国的读者对于沙皇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但由于过去介绍得太少太少，所以了解得也确实有限。这部小说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我们读的是文学作品，但得到的却全是历史知识。这也正是我们想将它译出来介绍给我们自己的读者的理由。如果还有某些糟粕剔除得不够，希望读者用批判的眼光来读它也就是了。

李全安

1983年5月

主要人物表

亚历山大·尼古拉——亚历山大沙皇三世，尼古拉之父
丹格玛·玛丽·费德诺夫娜——亚历山大三世妻，尼古拉之母

尼古拉·罗曼诺夫——尼古拉沙皇二世

爱丽克丝·亚历山德娜·费德诺夫娜——尼古拉二世妻

玛希尔德·柯斯捷辛斯卡——尼古拉未结婚前的情人

奥尔迦·尼古拉耶夫娜——尼古拉二世之大公主

塔希阿娜——二公主

玛丽——三公主

安娜斯塔希娅——四公主

阿列克西斯——尼古拉二世之子（小沙皇）

伊丽莎白——皇叔塞奇大公之妻，爱丽克丝·亚历山德娜皇后之姐

奥尔迦
赞妮亚

尼古拉二世之妹

拉斯甫丁（格里戈里—格里斯卡）——怪僧“神人”

皮埃尔·吉里亚德
吉布斯

沙皇家之家庭教师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总理

费德洛夫
波特金

宫廷大夫

德列文柯
拉果尼

调来宫中服务之水手

目 录

英、俄、德王室姻亲世系表·····	(I)
关于作者	
——代译序·····	(II)
主要人物表·····	(VII)
一 沙俄帝国·····	(1)
二 家庭生活·····	(47)
三 面临战争·····	(94)
四 革命烈火·····	(130)
五 阶下之囚·····	(149)
尾声 强弩之末·····	(167)

一、沙俄帝国

尼古拉的父亲，沙皇亚历山大三世^①的国土幅员如此广大，当夜幕刚刚在她的西部边陲降下，旭日便又在她的东部海岸升起。从东到西，她的疆土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宽广平滑的河流缓缓流过欧俄大草原，直到莽莽无垠的南地平线；西伯利亚东部那平展浩大的河流则一泻千里，滔滔北去，穿过渺无人烟、黑暗阴森的原始森林，扫过孤寂荒凉、一片冰雪的沼泽洼地，直进入北极圈内。

在这幅员辽阔的土地上，飘洒零落地居住着沙皇治下的一亿三千万臣民：斯拉夫人、波罗的海人、日尔曼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尔族人以及其它种族。这些人中有的居住在城市里和集镇上，在那些白壁洋房丛中，这儿那儿到处点缀着带洋葱形圆顶的教堂；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则散居在七零八落的、未加装饰的小木屋子的村庄里。那儿野猪成群结队、逍遥自在地出没在村子里外那泥泞的车道上。

经过六个月漫长的冬天，村野成了寸草不生的冰雪世界。村民们的屋子里散发出一种湿衣服的气味和滚茶的馥香。村民围炉向火，谈天说地，寻思着上帝和大自然那神奇

① 尼古拉即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其父亚历山大·尼古拉称亚历山大三世。

的奥妙。

在俄国，四分之三的人是农民。直到上一代人才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恩准下废除了农奴制。然而一旦年景不佳，饥馑遍地，自由还是结不出粮食的，人们只得把屋上的茅草揪下来喂牲口，成天价裹着件破布条褂子在那雪道上徜徉。当贵妇们坐着三驾马车驶过这片灾区，也许出于解救之心，伸出她们那纤弱的手臂，以一种优美的姿态那么一扬手，接着一道银光，几块银币抛落在灾民们脚跟前。可是紧接着沙皇的税吏们便接踵而至，不光是把这点银币当作交的税款勒索去了，还口口声声要农民缴纳这个税那个税的。

如果饥肠辘辘的农民放出怨言，成群的武装哥萨克骑兵队就会闯入村子，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那些从他们坐骑之间狼狈逃生的“闹事者”。痛苦交融着鲜血流淌，农民们大不了咬牙切齿地骂一通地主和当官的，如是而已。农民们压根儿不会骂到沙皇头上去的。须知离天近离地远的沙皇是从来没有过错的，他就是所谓的“巴丘什卡——沙皇——俄国之父”呀。他何尝知道他的人民过着的是多么难堪的日子呀！俄国有句谚语说：“上帝高而难攀，沙皇远不可及”。农民们说：“要是我们能到得沙皇跟前，把这一切都诉说与他，我们的苦难也就会有尽头啦。”

莫斯科是俄国真正的中心，也是铁路和贸易的中心，可亚历山大三世的皇宫却设在圣彼得堡——即今之列宁格勒。彼得大帝付出了二十万人的生命建成了这座奇妙的人工城。拱形桥把十九个河上岛屿串连起来，迂迴曲折的运河相互交织，构成了这座“北方威尼斯”城。拉多加湖位于它的东部；西部是芬兰湾。聂瓦河寒冷湍急的洪水就从它们之间奔腾呼啸，滚滚流过。它的北部海滨耸立着森严的彼得一保罗

城堡和大教堂城堡。靠南岸三英里处，还有一处坚固的花岗岩埠头。幢幢政府办公楼，排排外交大使馆，辉煌巨大的意大利风格的贵族府邸鳞次栉比。

圣彼得堡的建筑、风光、道德以及思想无一不是西方化的，或者说是地中海式的，而决不是俄国式的。圣彼得堡城是一切高级的、时髦事物的中心，而对俄国生活方式的一切挑战与讽刺，也在这里集大成。上层社会的人讲的是法语，从他的室内家具到个人穿着也是清一色的巴黎式的。那些贵族们宁愿去里维埃拉^①度假日，也不愿回到那为他们提供大量享乐费用的大片地产上去瞧瞧。

圣彼得堡是个北方城市。冬季寒风凛冽，满天雪飞，把聂瓦河冻得硬如钢铁。沙皇，政府大臣，教士以及从街上下班回来紧裹寒衣、满身冻结着的工人，无一头栽进那热气腾腾的茶馆里，享受一杯热乎乎的泡茶，驱赶身上的寒气。然而，到了夏天那里又同样是十分炎热。敞开的窗户迎来芬兰湾带盐味的空气，同时混合着各种调味品和焦油的香味，传入教堂那幽幽的钟声和街上那隆隆的车轮声。

圣彼得堡的冬宫有一排巨大的游廊，每个游廊都赛似教堂那么宽敞、高大；巨大的大理石圆柱支撑着老高的烫金天花板；天花板上吊着巨型水晶玻璃镶金的枝形吊灯。贵宾们从一个白色大理石楼梯上上下下，楼梯一边陈设着一篮篮的兰花，另一边是一个大镜框框着的盆景棕榈。穿着白色军服、戴着插有鹰羽钢盔的武士，和穿着绯红色紧身短上衣的哥萨克侍卫，笔挺挺地沿着走廊立正站着。

在这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玛丽皇后，经常在各种壮

^① 指法国与意大利沿海游憩胜地。

丽的舞会上露面。玛丽穿着镶有珍珠宝石的长裙，戴着名贵的钻石冕状头饰，跳的是瓜尔德、华尔兹、玛祖卡和波兰舞。狂舞至深夜，接着又是盛筵晚酌。这些寻欢作乐的皇族贵宾，可从深长的窗户里看到外面嗖嗖寒风刮起的阵阵雪末，沿着千里冰封的聂瓦河席卷而去。

沙皇不时地停下来，跟贵宾聊聊，不过那只是一种应付，不多久他便溜走了。因为他厌恶这种社交活动。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在举止和衣着上应该简朴，他穿的农民裤子和靴子都要把它们穿烂为止。他态度生硬，气量狭小，而且天性多疑。但他却有着独特的见解、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工作能力。他的力气如雄狮猛虎，使人敬畏。有一次，当巴尔干岛上多事时，奥地利大使在筵席前暗示奥地利将要调两三个军团到那里去。这位亚历山大三世从桌上拿起一副银叉，不费多大力气就打了一个结，扔进了这位奥地利大使的餐盘里，说：“我要使你的那两三个军团得到如同这银叉一样的下场。”

亚历山大就是政府，也不存在什么议会。就是皇室大公，不论当省长的也罢，或是当别的什么高官的也罢，只有在沙皇高兴时才认他们那一官半职。他只要一挥手，他们还得下台。他的政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已不下数百人。亚历山大就这样让专制政治统治着全俄，已堪与彼得大帝相媲美了。

亚历山大三世与丹麦美丽的公主丹格玛结婚一事，曾经是俄国朝野的佳话。丹格玛取了个名字叫玛丽·费德诺夫娜。她也以参加俄国宫廷举行的各种宴会和舞会为自豪。

“我跳啊，跳啊，简直跳得神魂颠倒。”她四十四岁时这样写道。高兴时她还逢人便述说一些趣事。如给她一位朋友写信说：

“他们跳了半个小时的玛祖卡舞，一位可怜的小姐跳得连自己的裙子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不见了。其实裙子就掉在我们的脚下，后来一位将军把它藏在一盆花后面了，这位不幸的小姐在大家还没发现她是怎么回事之前便设法挤在人群中藏起来了。”

玛丽三十岁已生了六个孩子，尽了一个皇室母亲应尽的义务。这六个孩子是：幼年时便夭折了的亚历山大·尼古拉^①、乔治、热尼亚、迈克尔和奥尔迦。她在这群孩子和孩子们那生硬粗暴的主宰者、他们的父亲之间充当着缓冲剂。她经常向孩子们灌输的，也只是那种盲目的忠孝和对家世的尊重。

治理着偌大一个国家，可说耗尽了亚历山大三世全部精力。家里人都安居在迦琴纳的别墅里，不来打扰他的工作。这所别墅共有九百间房子，可孩子们却过的是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们睡的是行军床，洗的是冷水澡，早餐吃的是麦片粥，只有中午才能和父母同桌共餐。这时他们又得和任何一位客人一样，父亲一起身，就得退席，所以常常只吃了个半饱。

亚历山大三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他那腼腆的大儿子尼古拉^②的敬畏。1888年10月，有一天，沙皇和他全家正在火车餐厅里吃饭，火车突然出轨，车顶撞坍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亚历山大三世使出惊人的力气撑起车顶的一根檩条，直到让老婆孩子都从下面爬出来，幸免于这场车祸。当这个年轻

① 即本书所写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② 即尼古拉二世，本来排行第二，因为长兄亚历山大夭折，所以他便成了兄弟之长。

腼腆的皇位继承人尼古拉想到有朝一日要他来继承这样一位大力神父亲的皇位这件事时，总是又紧张、害怕，又心花怒放哩。

这位未来的沙皇受过好几位私人教师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算康士坦丁·波贝多诺斯捷夫。那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反动哲学家，后来被称为“死水潭神殿的大祭司”。按照他对尼古拉的描述，俄国的状况，与那个总是在宫廷里外为所欲为的巨人^①毫不相干。他曾解释说，是上帝早已选定了沙皇；身为沙皇，如果称不上是一个大独裁者，就是对上帝的失职。他还说：“在那些最不足挂齿的政治信条中，有一条便是人民的主权原则。”

对于年轻的尼古拉来说，这些针对自由解放的言论也不乏啼笑皆非的反证，那就是不满专制统治的分子对他祖父亚历山大二世一再残忍地加以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是以他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农奴解放作为标榜而蜚声于世的。而且第一个赞成建立一个可以就立法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的民意代表团的也正是他。可是当他的马车驶入圣彼得堡街道时，一颗炸弹在他的车底下爆炸，伤了数名他随身的侍从武官和哥萨克警卫。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幸而安然无恙。他从炸得五马分尸的马车里一步步挪了出来，跟受伤的人谈话，心平气和地打听那个已被逮捕的投弹人的情况。

不久，另一次暗杀又接踵而至，一颗炸弹扔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脚下，顿时一阵火光，碎片横飞，炸断了他的双腿，撕破了他的肚皮，面部烘得焦头烂额。但他还神志清醒地低声说：

^① 指亚历山大三世。

“回宫廷去，让我死在那里。”

他一生最后见到的只是把他拉到冬宫去，抬上大理石的楼梯。因为当他被安放在一张长沙发椅上，已人事不省。他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呆滞无神地睁着，全家人神色惊恐地涌进房里。十三岁的尼古拉面色死一般地苍白，站在祖父的床头凝视着。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站在窗户旁边，两只攥着的拳头时而握紧时而放松，直到医生宣布说：“皇帝寿终正寝。”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听到这句话，倔强地点头向妻子示意。他们一起走出皇室，身边许多身佩短剑的警卫员前呼后拥。他们坐火车走了。由一大群警卫员以战斗的队形防护着。士兵们手里执着的红缨长枪在三月的落日余辉里发出璀璨闪耀的金光。后来，亚历山大三世便宣告天下，他要“用专制独裁所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统治这个国家”。

* * *

尼古拉二十一岁时，长成了一个身高五英尺七细长个儿、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他性格文雅，仁慈、友好，受过多种良好教育。他记忆力非凡，而且精通历史。他既会法语又会德语，英语的水平也足以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个英国人。他骑术高超，又是一位出色的射手。

“尼克^①发出一种常见的亲切、羞怯、略带忧伤感的微笑，”他的堂弟及密伴亚历山大大公——桑德鲁曾这样写道。他平易近人，也希望大家喜欢他。由于他崇尚繁文缛节，所以人们也就不惮其烦地投其所好。

尼古拉早就本能地作好一切准备，单等轮到自己登上皇位。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继位时才四十五岁，估计还能占据

^① 尼古拉的昵称

沙皇这个宝座二三十年光景。亚历山大三世也想到要让尼古拉及早学会这一套以继承他的衣钵，可尼古拉却乐意地接受了人家叫他“花花公子”这个称号。尽管他也出席各种皇家会议，但一有机会就溜到歌剧院、戏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参加各种社交晚会和舞会去了。

尼古拉骑着大白马在冬宫外面检阅军队，那些执着长矛杆，旗杆上的三角旗迎风招展着的马队跑步行经他的面前时，他举手行礼也能好大一会凝然不动哩，这种神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他似乎也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他觉得没有任何别的头衔比他父亲授予他的“上校军衔”更有意思。十九岁，他就受命统率一个骑兵警卫队，在圣彼得堡城外有一个大军营，住着这位乐观的、连自己该有多么宝贵也漠不关心的年轻俄国贵族军官。他的谦逊尽人皆知。母后害怕他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沙皇家的人，所以写信给他：“千万别忘了你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呀。”

尼古拉回信说：“我会时时遵循您的忠告的，最最亲爱的妈妈，人必谨慎行事。”而在他的日记里却透露道：“今天我们偷偷地品尝了六种葡萄酒，觉得微微有些醉意。”

尼古拉年轻时以一个军官的身分第一次遇见了一位年方十七、长得苗条活泼、名叫玛希尔德·柯斯捷辛斯卡的少女。她是皇家芭蕾舞剧团的一个演员。十七岁的她在芭蕾舞方面却已经受过十年之久的严格训练，是班上屈指可数的尖子。那年，皇帝一家偶然光临学院的毕业汇报演出和宴会，尼古拉一世^①正好坐在玛希尔德身旁。他刚一往前移个位置，皇子尼古拉就取而代之，坐上前去了。

^① 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又称尼古拉一世。